

國際問題參考資料

中央宣傳部國際宣傳處編譯

民國二十一年九月廿四日

中華民國九年九月廿四日

請注意
請勿發表

第
123
號

國際問題參考資料

國際宣傳處編譯

哈瓦那的泛美會議

——愛司滋哀 (E. S. Ziff) 原著載一九四〇年八

月十日出版之美國民族週刊 (The Nation)

現在大家歡呼慶祝着哈瓦那會議所得到的西半球的團結，在我們聲稱和以前，尚願意先向美國人提一個老習慣提出警告，就是不要再把舊條規當作事實，這不過是紙上的東西哩！

禁止第五縱隊活動是很好的，警告非美洲國家濫用外交上的特權也是很很好的。可是會議的所在國古巴，在維護這些規定之後，立刻進而宣佈當地的西班牙佛朗哥黨為公法，而由于西班牙公使館的請求，古巴

當局又逮捕了一名僑民，「公使館說他在馬德里偷過一本書。幸虧他還能拿出文件來證明他生長於古巴，要不然他現在恐怕已赴押去西報中時途中了。」

如果要盡量記載會議進行中，并視美國國務院所發生的種種似可笑事件，則本文這及談着實寫長些。但幾句話說回來，外交部長們所成就的至少也和大眾所預期的「一樣多」，他們把門限至「最大到經濟各體」，「一樣多」美國的领导以抗換權主義的威脅，他們儘量「一樣多」光射上了民主主義，而且拿出線光地還不是一個月滿。可是有了這個領導以後我們應該注意，則是另一問題。

此次泛美大會奉命開幕的那天，天氣頗熱潮

混，似乎暗示着一個黯淡的前途。遠隔重洋，法西斯主義像乾柴烈火那樣地散佈着，而其火花則已在西班牙上空緊着亮光。烏拉圭十對一暴地逃過了一個納粹主謀的政變。在玻利維亞與智利亦有即將發生暴動的謠言，拉丁美洲人的歐洲市場已經完了，新的商業衰落，吞覆着他們對於戰時繁榮的希望。他們困於貧窮的大數很不安寧。他們的商人与政客們垂頭喪氣地靜聆着德國的定貨的建議，若干代表正準備接受，而且有些已經接受了，這當然是不足驚奇的事。

他們到哈瓦那來聽取美國蘇格蘭銀行些什麼東西，而在暗中，他們說着好還是更切實一點。華威頓縱有五萬萬金元的新借款，也無法驚動他們，他們不是已

從世界各國的例子知道，對於一個有滅亡危險的國家，借款是不夠的嗎？貿易是他們所需要的，然如我們不和他交易，他們可以和德國人交易。

華盛頓必須很快地想到：歐洲各國在美洲的屬地，是大有被納粹奪去的危險，巴拿馬運河已受威脅，我們向南方擴展的市場有失却的危險。除非大會能做出希特勒以為民主國家所辦不到的事情——除非它能立刻作堅硬的決定，則自由馬上就會在半球消滅。

在目前，但似乎有不能克服的困難阻撓着有效的措置。妥協者和孤立主義者有些踞在高位，他們誠懇最微弱的國防運動也是神經過敏。大選運動正在進行中，但誰能說，一個共和黨的總統，依舊會尊重羅斯

福的誓言呢？美國的商人，只希望增加出口到格蘭特河 (Rio Grande) 以南諸國去，但說到增加進口，特別是阿根廷的小麥，牛皮與巴西的棉花，——這些都和他們的利益衝突，——便又是另外一件事了。再則，他們不瞭解也不信任這些拉丁國家。

至于拉丁美洲各國本身，不但文化方面的發展只重有東向西，而不重自北向南，而且大部份國家，在經濟上亦完全依賴歐洲市場為生。美國與南美之間，甚至沒有一條陸路可以聯絡貫通；而且假定無出一條線，誰又能說這北方大國要怎麼樣才能用它呢？有幾國的軍政領袖，曾來公開地稱頌希特勒及其政策。他們的每天讀德報，西班牙諸國報紙的社論，社論中不

美說大台為一種預定的經濟失調，就是警告拉丁美洲說：如果包成了美國的小牙，則法西斯國家便將不客氣地對付云云。共產主義者，納粹主義者，和弗朗哥克棧，在大西洋的這一邊一致地呼喊著：謹防美國帝國主義！

阿根廷覺得美國始終在侵入她的勢力範圍。她那抱無總統，剛辭職，謠言就起來了，說他是被有力的因素逼去的，因此其後就非由更親何納粹的副總統繼任不可。阿根廷決不願意得罪一個可能在戰後控制住她最重要市場的德國。美國賣給她東西，可是她買的。在一九三二年，阿根廷進口貨中百分之十七。二，是美國貨，可是我們買取她的貨物，只佔其出

口總額百分之十一·九。阿根廷代表利奧波得美洛（*Leopoldo Melo*）曾憤慨說道：我們不要束縛了自己。危險是個空泛的名詞，誰說希特勒在此地有什麼陰謀？在別的方面，中美代表們也私下宣稱不久美國必將命令海軍在他們的國土登陸，並將設立海空軍根據地。

會議艱苦地推過了三天。演說都非尋常漂亮，但阿根廷堅決地反對一切有效的團結案子的通過。接着便發生了些事故。在代表們與新聞記者中間引起了騷動，他們起先是不安和懷疑，其後就大喜雀躍了，原來跟了阿根廷支的小國都反對她。甚至烏拉圭也承認了美國精神上的領導地位。在討論中有一個鍊錫計劃，錫是玻璃纖維最重要材料出產，但不向美在美國工廠裏

銘鍊或在玻璃維亞工廠裏銘鍊，都學用美國資本。又
有一個鐵路計劃，把巴西和智利通過玻璃維亞而連結
起來，於是便使美國的有效行動，能及於地現在向南
方已經發展到的半徑之內。這計劃亦得到大會的批准
了。此次真是一個奇蹟。

奇蹟的製造者，是一個有相當年紀頭髮已灰的人
，說話帶一點南方口音，和魏騾子那樣的指揮口吻。
他已耐心地幹了七年了，一針一線地把美洲內部的親
善機構湊合了起來。現在，他正在繼續努力他的早期
工作。背着他的面人家稱他為聖赫爾（Saint Hell）者便
是。這極美國，極輝，且不提個美洲圖聯，亦不提個
獲新一切商務的商業同盟，^{因為}如果這種同盟一旦生效

，即使不致損失多數盟員國家的主權，至少也要損失地
們的榮譽。他更不主張西半球的金融集團或國際聯盟
。這些辦法是都不合機通達的。可是他知道雷前奉陪
的危險形勢，因而只替美英法德合作先打雷中基礎。

哈瓦那公報（哈瓦那公報）是「哈瓦那公報」最獲得引起注意
的會議宣言，它在事實上允許了美英法德蘇蘇英法德蘇
去佔領所有歐洲各國在美洲的屬地。一旦這事情到最
後因阿根廷提出備忘錄，說這必待阿根廷國會批准以
後才生效，所以前途並不樂觀。雖說要成立「哈瓦那」
人委員會來討論此事，但在緊急時期，任何一個美洲
國家，都可以採取他自己國防上所必要的步驟。並有
一條連帶規定，日後如有占領歐洲各國在美洲屬地的必

要，那末這些佔領地帶置入於新設的美洲各國委員會
 (Inter-American Commission) 的管轄之下。這委員會像蘇尔的看
 法，是維持性廣的，一併讓地區善狀自主自治，其能
 返回其戰前狀態，這個委員會即當解散，而所謂回復
 戰前狀態，必須以不損害美洲各共和國的安全為條件。

第二字決議，是要求各國政府在其中一國受到
 侵略活動之威脅時，應該互相商討，第三字決議
 ，是限制非美洲各國之持樣及其援助人數。

大會沒有討論到技術上的經濟方案，雖然大家都
 同意在德國稱霸歐洲時，美洲諸出口國家，必須要有
 密切的合作。把現有的美洲各國經濟財政顧問委員會

(Inter-American Economic and Financial Commission) 加強組織，如蘇尔

討論的：先行準備了詳細計劃，然後立刻撥款會的努力
籌備無異於解決目前最急迫各國的剩餘物外債問題；並
且將以其變賣物資的產出及分配市場；同時也將
以發展原料各國間互相有利貿易等。……最後該委員會
並也獎勵訓令，當這些辦法與計劃推行之時，應考慮
應到如何使美洲各國間關於商務，借款，通貨，匯兌
等事能有更密切的合作。

在大會採用之前，美國的專家們已經決定西半球
不應要以中全部的商業同盟，一個共同市場，或一
中關稅聯盟，可是很清楚地，前面所非討論，都多少
含有這些意義在內。一旦經濟的連續實已漸，形成以
求謹慎地在平等的條件上，去應付極複雜國家的戰時。

六

一直到更惡劣的再度可能的時機為止。因為歐洲需要
美洲原料更急切。正和美洲需要歐洲的市場一般。在
一九三八年，即戰前商務的最後一年，歐洲實有接近
幾種物棉花的達十萬萬美金。但有人估計其中有一百小
文七十五是可以從別處購買的。

代表們帶回國去的不僅有白紙黑字的協定，而且
還有一種不尋常的希望。哈瓦那聯合會已替日議必須做
的事，作了一番披荆斬棘的清潔工作。但因為它確實
由者顯於有關諸國由民去力量加強。所以美國對第
一的工作就是援助這些力量。對於現在世界最嚴重的
經濟逐漸的而伸展的農奴般的生活才對，應予以無
情的反攻。我們可以設立學校，把我們的技術和意見

傳授給南方的隣邦。在拉丁美洲可以樹立起社會與經濟的研究院，由當地人主持，而却由美國人為顧問，以求改進社會環境，改良阻撓進步的畸形經濟。現在的拉丁美洲各國，有一二種原料品，竟占其總出口價值的百分之七十五至九十五，目前的文化交換計劃，只因缺乏公路之完成而更進一步。如果必須的話，可以用美國之監督與帶力而加速度完成這條公路。

這許多辦法所不可少的一着，是我們的要買家了美洲的貨物。這裏及將被釀的，就是在一九三八年，我們從拉丁美洲進口的貨物，僅為占可進口的總額百分之六十的而已，值一三、一〇八、〇〇〇金元；占羊毛進口數三分之一的羊毛，值七、七八〇、〇〇〇金元，及占獸皮進口數

三分之一的獸皮，值九、九七〇、〇〇〇金元，這些百分比都能增加，對於後兩者，我們只要少輸入些美國自治領的產物即可。同樣可能的是提高我們對於錫，椰子油，龍舌蘭纖維（*Agave*），西沙爾麻（*Sisal*），以及兩種植物同屬，其纖維色白而堅韌，最適於製繩——譯者註——和工業用鑽石之入口。修正河板廷牛肉有業商入口的表示，也是以在心理上和經濟上同樣地消除許多障礙。且若一旦鎔錫機器裝好以後，致精維亞錫礦石的大量入口，亦是可能的了。

去年我們用了一八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元買橡皮，都給東方國家賺去了。雖然南洲^表本來是供給我的橡皮的地方。如美洲各國聯合組織一大規模的橡皮公司總

有一天或者全滿足我們的大量需要，但我們的需要，却大到足以助成一個具有相當規模的拉丁美洲之工業。亨利福特在巴西在一個橡膠廠以作試驗，去年六月，國會亦曾撥了五十萬美元以作調查西半球橡膠樹區域之用。五月間全國科學大會在華盛頓開會，並曾計劃一熱帶農業研究院 (Institute of Tropical Agriculture) 設於拉丁美洲的某國。

增進貿易，當視政府與商界兩方面而定。如果美國的製造商，能在別處買得便宜的原料，那末除非政府予以津貼，他們是不大肯向南美洲去買餉。同時若沒有政府的保障，出口商亦不見得一定願與德國商人交易。商人投資於實行國家徵用私人產業辦法的商

家。事前一定需要本國政府的保障。

前途是有着許多錯綜複雜的問題，可是在哈瓦那的這次外交部長大會，亦即多年研究工作結業，已經把泛美國結之幻想，推進了一步，更近於實現了。

教皇和法西斯主義者

〔孟却斯德專報特派記者稿，見七月十二日該報〕
在一九三九年五月廿二日德義鐵的協定（Steel Pact）
之下，義大利已變成了德國的盟友，於是義大利國內
天主教的情形也就引起了歐洲人的注意，而且這件事
也和世界大局極有關係。教皇仍舊是基督教國家的最
高權威者之一，庇厄斯十二世（Pius XII），賴他的入品和
性格，已經博得了全世界的尊敬和愛戴。所以教皇採
取的態度，在目前的危機裡實有很大的關係，而且，
也許可以影響于這個戰爭的結束。

我們應該記着在十二月間，教皇曾經造訪過義士

利的皇帝，可是不久就回來。教皇在此次戰爭的危難
時期，曾經發表過幾次宣言，這是與上述的訪問有
的。他深為讚美去年八九月向義大利維持和平的努力
，又很讚歎墨索里尼政府對這方面的轉旋。這正表示
出教皇和義大利政府向奧國的密切。在厄斯十二去端
才想表示忘懷過去與美國政府的芥蒂，所以他去拜訪
奎立納耳皇宮(Quirinal Palace)裡的義三陽門諾三安
好殊為記了一八七〇年以前這皇宮曾經是教皇的宮殿。
同時，在十二月廿三日，教皇的演說裡又表明了
在這次戰爭中天主教的態度。他特別指出一點，決不
能因為爭取存在空論的理論而危害小國以和大國。這
種說法立即可以看出教皇和民主國家是站在一條線上

羅斯福總統的事使密昂茲勒(Munoz)的轉向畢
馬更表示出美國和梵蒂岡向確有一脈和平的聯絡，那
時這個和平陣線，並沒有把義大利排除在外，因為在
某種情況下，他也許會出而調解戰事的。

然而這裏看不出法西斯主義和天主教觀點的不同。
墨索里尼擔心同盟國獲勝後，將危及他的政制，所以
他決不願意納粹主義在德國失敗，而教皇則不然，他
決不願意危害思想自由的大制，同時不願人類的意識
受集權主義的統治。天主教會不能寬宥納粹主義者在波
蘭和捷克以及天主教的波蘭，也是袒護着蘇聯。

梵蒂岡和義大利間的衝突之實在自曉 第一個出

北是聖首原安一月四日新聞教皇後亦忽然及期。其後
又發生梵諦岡官刊物羅馬觀察報(Corriere Romano)
的糾紛。羅馬觀察報是天主教的精神前報。他的經理托
斯伯魯(Cesare Toschi)常以他的教皇的觀點解釋當前
的局勢。其後義大利的報紙愈來愈受德國的影響，而
羅馬觀察報也就愈來愈深入人心。在羅馬觀察報裡，義
大利的人民可以找到和法西新報紙全然不同的同盟軍
的消息。這報紙一年以前日銷三萬份，而自四月一號
起突為猛進，能日銷二十萬份了。

這份報紙自然是操不各義大利政府口實時。義政
府要想掩蓋的消息他全都發表。譬如蘇魯斯亦青尼德
國佔領奧斯城。據說德國破壞都城中立特種，理由，

而法西與蘇俄則均不願知法新立憲案早已自己廢棄
一事也。

在蘇美與意荷前女王比利時王，相繼於蘇美意荷
人與蘇俄在比利時的時候，教員知羅馬政府的高層更趨
惡化。羅馬觀察報登載這些電報的時候法西斯報也
也在大聲叫器，他們以為比利時和荷蘭的命運是他們的
應該慶的，不應該對他們表示一點憐憫，而且荷比又
曾參加過對義大利的經濟制裁，所以他們的運道是各各
運實是法該義大利人很愚蠢，他們知道如何判斷目前
的情勢，法西斯政府決不允許這種反法西斯的論調續
下去。

於是，克里蒙那 (Clemence) 法西斯政權報 (Regime)

Traveller) 就對梵蒂岡發動攻擊。這個報紙是墨索里尼的信徒，名叫弗里納西 (Francesco Ferruccio) 主持的。梵諦岡非難了這出版物 (Osservatore) 的著作，這本為十九世紀義大利文豪法西斯主義的先驅者，死於一九〇七年。誰知為着這件事，梵諦岡大受攻擊而且羅馬觀察報的主持人托勒博竟被稱為反義大利者。法西斯政權報紙說：梵諦岡是常，和義大利的敵人站在一條線上嗎？

羅馬觀察報後來對時政的批評實在不合羅馬天主教的主觀的口味了，因此他竟在吉舖內建路。他一再被驅逐出印被擲出去，而且立即被毀滅。在未來中，羅馬觀察報被毀者約有三四次之多。最後，在五月的第二週，禁止這報紙的發行也愈來愈烈，萊特倫協定高墨索

里尼與教皇所訂 (Treaty of Lateran) 担保羅馬觀察報可以在義國領土上自由發行，任何法令都不能阻止他。可是義政府可以用其他方法云云以止其售銷。年輕的法西斯主義者等候在書舖的門口，專打那些羅馬觀察報的買主。有些買主甚至被帶到警察局裡，有的竟被拘禁了。報紙在街上被焚，有的路斷得粉碎。買主們罰吃葷麻油，幾天之內羅馬觀察報的銷路降至每天五百份。於是牠只好屈服了。他不再刊登時評發表他自己的意見了。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義大利和義共間的關係是極度緊張，三月中，里賓特羅甫聘向羅馬，很受墨索里尼的熱烈款待，但，他去訪向教皇的時候接受的却

不是熱烈的歡迎，而是冷酷的待遇。生過者法西奇主義派願與教會消除誤會，可是他們之間有許多根深蒂固的內生原因。教會不允許有種族觀念的存在，也不允許集權制度把人類的天性完全剝奪。教皇還沒有中國他信任和支持同盟國的意願。

最重要的一點後突我還沒有談起。教皇在義大利仍舊保有龐大的潛勢力，所以最後他可以向政府的意志挑畔。這件事是墨索里尼決不能忍受的，而教會也決會被威脅得緘默和服從。

梵諦岡都知道納粹的勝利就是歐洲文明的幻滅。一九三三年現生二起負着有史以來教皇從未担負過的責任。他的高尚和正直的性格，決不會使他有辱他

的使命。在政治的重壓加到他身上的時候，他雖然主
目下危局之中，一定仍舊神志清楚，能採取最有效果的
方法去保持數千年來傳統的信仰以及尋找真理的精神。